

神學與通神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十三期 Issue No. 13
(總第九十七期) (Original Issue No. 97)

二〇〇七年八月
August, 2007

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
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神學與監獄事工的搭橋之旅—— 崇基神學院遇上石壁監獄

白德培牧師
使命21 (前稱巴色差會) 駐港會長、本院助理教授

杜斯妥也夫斯基 (Dostoevsky) 曾有一句名言：一個社會的質素，可從這個社會所建的監獄的質素去衡量。不錯，監獄就是社會的價值和結構的縮影。因此，探訪監獄給我們持續的機會去認識香港的核心價值。監獄事工對監獄這地方以及被囚人士的靈性生活，都帶來了獨特的體驗。在監獄這個高度監控的環境裡，監獄牧者是唯一一個完全獨立於懲教行政系統的人，可以自由進出監獄不同角落，不受限制。他與囚友分享每日的生活，毋須受制於懲教服務嚴格的行政及紀律指令。另一方面，他與參與監獄事工的義工和教會團體保持緊密的聯繫。就是這樣，監獄裡的世界和外面基督徒的群體連合起來，監獄事工在這搭橋的工作上擔當了獨特的角色。

自從一九九八年起，我在香港各個不同的監獄裡擔任牧養的工作，大部分關顧對象都是男性成年囚犯。我定期探訪大概有1800名犯人的赤柱監獄，也定期到大嶼山南端的石壁監獄，那裡約有450名犯人。這兩個監獄都是高度設防的。偶爾我也會探訪其他的監獄，如小欖精神病院、蘇埔坪監獄等等。我在監獄的牧養工作得到香港更新會的支持，我本身也是這機構的一分子。除部分全職同工外，香港更新會主要由平信徒和志願同工組成。與此同時，我亦在崇基學院神學院任教，一方面是學術研究和批判的神學反省，另一方面繼續牧養事奉的工作。這種經驗讓我們這群在監獄事奉的人考驗一下自己接受的神學訓練，評估一下究竟這些學術的訓練是否能應付監獄生活裡困難重重的現實。我們覺得這種體驗格外難得，彌足珍貴。

神學訓練與監獄佈道兩者搭起了橋樑，令我感到無限喜樂和榮幸。在過去的幾年，我定期邀請崇基學院神學院的學生參與監獄探訪，漸漸在石壁監獄和神學院之間建立了互相關顧的伙伴關係。這個探訪的群體本身就是一個團契，讓我由原本個人的監獄牧者變為群體的牧養，令監獄的探訪變得更有生命力。每次探訪的回程途中，一同吃午飯的片刻，就是我們這個小團契互相分享的時候。與囚友的相處，或悲或喜，點點滴滴，都在心頭。



互相學習的團契

在這團契裡，大家都感到施比受更為有福。每次踏足監獄，都受到熱烈的歡迎。當大家一同崇拜，一同分享時，我們深深認識到傳教佈道的路並不是單向的，而是同伴間互相學習的過程。傳道不是單純的把福音由「信徒」傳給「未信者」，而是信徒與未信者、慕道者的相遇。在這過程中，他們重新發現上帝更新的權能，雙方都得著改變。對探訪者而言，改變的可能是對囚友的認識，從抱有偏狹的成見到更深入而平衡的了解，明白到囚友並不是我們想像中的「壞人」，只是在他們所作的眾多事情中，確確實實有一些「壞事」而已。

獄中的弟兄面對信仰與靈性的挑戰，常令我們這些探訪者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從囚友的角度去闡釋聖經的話語，得到的是很不同的領受。抽象的神學論述與經文的演繹推論很容易顯得格格不入，完全不能適用於獄中艱難的環境。如果沒有經驗的支持，囚友會覺得聖經的真理太抽象，難以接受。若果對他們宣告：「真理使你得自由」（約翰八32），他們會問：「甚麼自由？」反而他們在梳理自己生命中傷痛和破碎的經驗裡，找到了更新改變的經歷，從而印証聖經的真理。

探訪監獄令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自己，明白到有份參與這事工是多麼的難得，更明白到自己與囚友的分別並不如想像的大。我們都是同行的朝聖者，一步步地靠近上帝，期望在生命中抓緊從祂而來的恩典。

罪人的團契

監獄的團契鼓勵很多學生分享他們在信仰上走過的路。有的在團契的某個角落，有的則公開作見證。監獄裡到處都是失落理想，希望幻滅的人，他們的希望基本上和外面的一般人沒有分別。他們追逐金錢和地位，以為得到這一切，在社會上才算是成功。他們渴求舒適的物質生活，可惜卻以不合法的手段去追求，最終希望幻滅了。事實上，監獄外的一般人，包括我們這些探訪者在內，都有過失落破碎等相似的經驗。大部分人都嚐過挫敗、失望，落在困境之中。或許我們已得到醫治，又或者已經康復過來。無論在監獄內外，信心大都在失落破碎的時候顯得格外剛強，這經驗人人共鳴。就是在這些人生的起落點，我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生命的無常，生命的表象支離破碎，人根本無力改變。



監獄的敬拜團契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罪」的意義：從道德的層次轉為牧養及本體的層次。人一般從狹義去了解「罪」，以為「罪」就是做不到道德誡命的要求。事實上，人生就是這樣脆弱，愜意的人生一下子就可以撕破，因此我們要把「罪」的理解提升到本體的層次：「罪」就是受蒙蔽的人生，也是無根的人生。你以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其實一生裡許多最重要的時刻，根本由不得你去控制。很多時只有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在人生的最低潮的時候，在盡頭處找到出路，重新開始。

神學和教會傳統對教會有不同的描述，每種描述都有優點和缺點。如果教會以聖潔的群體自居，一般人都覺得自己是凡夫俗子，不配得成為這群體的一分子。在他們眼中，教會是屬於那些生命已完全得著改變的人，那些仍然在罪和破碎中纏繞的人，是沒有資格的。

監獄的團契和聖潔的教會形象剛好相反，強調包融兼蓄。監獄的教會是個門檻開放的教會，歡迎靈命程度不同的人進來。最近有一件事令我記憶猶深。一位石壁監獄的囚友問我可



否讓他在敬拜中分享信息，我毫不猶疑應允他，因為他以前也有分享過。誰知在那天早上，我去找他談談敬拜的事，才知道他因為和獄中的囚友打架，被單獨囚禁起來。這件意想不到的事是監獄事工常有的典型，也是監獄牧養工作的一部分。監獄的團契就是這麼一個仍然常常犯罪的團契——可是我始終深信上帝會透過罪人去拓展祂的國度。

敬拜的團契

讓探訪監獄的弟兄姊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監獄敬拜所帶來的力量。

許多囚友來敬拜不是為了聽道，而是為了唱詩。三、四十個男囚友聚在一起，引吭高歌，響徹高牆內外，衝破被關押的陰霾，戰勝獄中的焦躁與無助。這樣的敬拜確實滿有釋放與醫治的能力，靠著唱詩和分享，掃除了囚友心上的重壓和苦悶，令監獄的氣氛變得正面和積極。

我們這些從外面來的人，很難明白囚友心內的憂傷、挫折、憎恨和痛苦。他們不想令讚美上帝的美妙時刻蒙上陰影，因此從來不會完全把心中的感受表露出來。有時候，囚友把自己的心事譜寫在給大家頌唱的歌曲裡，對家人，對朋友，所想所求的，都寄託在詩歌的字裡行間。上帝的恩典怎樣突破監獄孤高的牆檻，怎樣看重一個過去滿有罪污的生命，一一都記在詩歌裡。敬拜隊伍伴著我們一起歌頌，一起讚美，敬拜穿過狹小的門窗，歌聲飄送到監獄的每個角落，樂韻悠揚，與充塞獄中的噪音形成鮮明的對比。

監獄的噪音的確是無處不在，如影隨形，無法間斷。囚友常常坐在食堂裡，每天好幾個小時，沒甚麼可做，名副其實的在「坐監」，他們不停受周圍好幾部電視機的聲浪圍攻，震耳欲聾。我想這樣做可能是有意安撫他們罷。黃昏時，囚友一被關到小室裡，就在房間之間呼來喚去。只有敬拜，是他們聚在一起靜心聆聽，享受安寧的時候，是難得的選擇。許多重要的靈性和心理的重整就常常在這些寧靜的片刻中出現。

探訪已是監獄的常態。探訪別人，就是看重別人最基本的表現。和探訪的義工在一起，令他們的頌讚更有價值。此外，得到教會義工的參與，原本對外人一向重門深鎖的監獄，門戶都漸漸開放。這種社群形式下的監獄事工，就是社區牧養的一部分。

今年是我的安息年，我會離開香港，直至二零零八年的夏天。希望崇基神學院與更新會的監獄事工持續成長，讓囚友和學生繼續得到激勵和更新。（陳蕙妍譯）